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部的象征

管卫中
著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管卫中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I206.7
138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西部的象征

管 卫 中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5 字数：165千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100

ISBN 7-225-00514-6/ I·67 定价：4.00元

总 序

西部文学的倡导，大约是80年代最初几年的事。它的自觉生长，恰巧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同步，或者说，80年代以来的西部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或散文的醒悟与被唤起新的活力，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学的大环境而独成气候。

何谓“中国西部文学”？一种新鲜但还不够清晰的概括演化为—门学问，引出了纷纷扬扬的一串串争鸣；或以题材划分，或以地域界定，或以文化色彩理解……毫无疑问，这种争鸣本身也就丰富与完善了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争鸣可以体现分歧，但也可能传达某种一致性，譬如说，西部文学是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发现、弘扬、批判……不过，认同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歧的过程。西部文学的倡导与发展就是如此。然而，争鸣之于文学的自觉或进步，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观点的分歧或认同的某种一致性，而是在于争鸣过程本身，特别是经由这种过程而获得的充满了创造性的发现或理解。争鸣意味着观点的互相撞击，以及审美思维的互相刺激与互相活跃，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理性世界或新的

感性世界的不断诞生。

文学界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讨论，也同样是由来已久，且仍然处于众说纷纭的景况。但不管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什么，也不管它拥有多大的范围或多深的历史积淀，它的存在却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事实。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它自身的源远流长而拒绝当代意识的渗入。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一种被汇合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它富有立体的色彩，因而也就存在着正面、负面或侧面；西部文学也因了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这种汇合特点，而滋生了自身的发现、认同、弘扬、批判的审美可能性。

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了西部文学方式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在小说、诗、散文等各种文体领域，我们很难发现某一种文学方式绝对地统治着作家或诗人的艺术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方式仅仅是一种精神传达的顺应——这很容易从西部文学世界中获得印证。这种千姿百态的景象，既体现了西部文学的现实，也表达了西部文学的前途：它不可能以线性的方式向前发展。当然，这是一种意味无穷的文学趋势。因而在当今中国的众多“文学圈”（如岭南文学、特区文学、冻土文学等）的研究中，西部文学的引人注目是无可比拟的。

不言而喻，《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很长时间以来，博览而纵论中国文学、特别是

追踪性的当代文学的评著文字，早已形成了一种气势磅礴的潮流，但真正严谨可靠且又富有高屋建瓴风范的力作并不多见。于是，与其做模糊勉强空洞的文章，还不如把目光凝聚在一个相对微观而又具备实证色彩的文学领域，以便把文章做得深入具体清晰一些。“下笔千言，倚马立就”的论述，虽不乏潇洒漂亮的风采，但就一种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而吐露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或仅仅体现风采的倜傥之举。虽说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微观”现象，但它之于作家作品又是“宏观”现象——作为研究领域，它所拥有的理论批评难度，是很容易想象的。

研究西部文学自然应该具备自己的参照背景——这背景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或者说，每一个研究者的对象不能不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而作为研究的理论抽象的果实，也不可能仅仅属于西部文学：它们应该是整个文学世界的精神财富。这种文学理论批评的品性，我们在《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每一本著作中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西部世界虽则荒僻、落后、闭塞（作为一个侧面），但西部文学的审美精神（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却不一定是这般模样。这也合乎马克思所述的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如果说，一部专著仅仅复述了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而缺乏某种富有个性化的洞观与发现，更无审

美理论领域的抽象与发挥，那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也就可能受损。《中国西部文学论丛》所面临的就是一种选择——但只要意识到了这种选择的重要性，那“精神生产”的面貌就可能获得改观，因为只有萌生了理想，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实践。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著作，都是热心于西部文学研究的评论家的产品，但相同的目标与相同的热忱，并不一定导致观点或看法的一致。分歧的渍痕，大约是很容易从这些著作的隙缝里找到的。不过，这很正常，也很健康。倘若这些著作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相差无几的语言、相差无几的思路、相差无几的综合、相差无几的结论，那倒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了。不同观点的坦诚交流，是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套论丛的出版，是评论家与青海人民出版社亲密合作的结果。青海人民出版社地处西部腹地，但出版社的编辑家们却显示了令人钦佩的胆识与远见，也显示了“西部人”的默默无闻的务实精神。毫无疑问，《中国西部文学论丛》将吸引更多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睿智目光。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编委会

1991·5·

序

青年评论家管卫中君的书稿《西部的象征》我读得不全（缺若干段落），也粗，但读过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很快就形成了，我感到西部文学研究终于形成了某种阵势和格局。若干年前（80年代中前期），关于西部文学的讨论热闹过一阵，沸沸扬扬，然而事后细究起来，感到论者们的思路不免单一。我参加过那一阵讨论，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我的看法是，西部文学既是一种地域文学，也是一种文学思潮，但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学。如今管君卫中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认为西部文学（仅仅）是文学思潮，而非地域文学。在他看来，“西部”只是一种“象征”，模糊视之即好。他这本书的引言即以“西部小说不是地区性小说”为标题，这再明白不过了。

我不敢说他的见解定会博得满堂彩（我知道，他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且说真的，我个人对此也持有相当的保留。但我仍要指出，不论你对他的见解持何种态度，要与他商榷或辩驳恐怕得费些气力。他的理论房子已经盖起来立在那儿了。

全书共七章。头两章相当见功力。当代文学研究的着眼点是现状，但着眼点不等于出发点，研究

现状离不开研究历史。在这部专著里，他首先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了中国大陆自古迄今先后出现的三种文明形态及其演进，勾勒出当今中国大陆的文明分布图。他指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现代都市文明首先从东、南沿海兴起，然后向内陆城市扩散，愈是深入大陆腹地，扩散的速度和力度就逐步减缓减弱。这样，在现代文明化的程度上，东、南沿海，中部地区和西、北部偏远地区，就形成了与自然地理三级阶梯恰好相反的三级阶梯状落差。他强调，在这一基本格局中，遥远的西、北部地区成为原始、自然的象征。廓清这样的文化大背景，然后再回到现实，对纷乱繁杂的中国文坛（创作界）进行梳理，高屋建瓴地描述了当代中国文学之大势。他鲜明地提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小说）存在两股强大的思潮，一股是对农民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一股是都市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这两股思潮中的锋锐部分在探索前进中不期而遇，都把目光投向了原始文明。于是现代原始主义文学在中国出现了，而这主要是由西部文学体现出来的。

绕了这么一个大弯，管卫中终于勾勒出当今中国文学的总格局。他认为涌流在当今中国文学原野上的三条最大的河流是：反省农民——民族文化的小说；剖露都市文明漩涡中的人类灵魂糜烂、堕落状态的小说；现代原始主义小说。

这一论证过程当然是费力的，但很值得，因为它为作者给西部文学（小说）定位奠定了扎实的理

论基础。一种文学思潮的发生和衍变，是只有将它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总格局中才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解释的。而正是在这一论证过程中，作者的研究方法又增添了新的兵器，即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他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运用相当得心应手，要不然，他怎么能对各股思潮及其支流的梳理、辨析，做得那样丝丝入扣、分寸有度呢？比如以农村、农民为描写对象的作家，管卫中将他们分为两支，一支关注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山东的王润滋），另一支则对农民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作冷峻的审视（如山西的李锐）。前一支作家认为农村原本是一块道德的净土和风俗淳厚的田园，因而他们笔下的乡土、农民、农家女子往往被理想化和美化了。他犀利地指出，以为商品经济和都市熏风进入以前的农村是一片净土，这只是一种过于善良的主观愿望和出乎主题表达需要的假设。他认为后一支作家深得鲁迅先生对中国农民看法之精髓，沿着鲁迅先生开拓的思路，对中国农民、农耕文化的本质诸特征进行一步深似一步的反省。他强调，在前一支作家将农民的灵魂假设为一片不曾污染的净土之时，后一支作家却清醒地看见了在烂熟的汉文化长期浸泡之下，中国农民的灵魂在商品经济浸入以前，就已经糜烂了、衰朽了。对于中国都市小说的“驳杂格局”，管卫中的辨析同样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中国都市、城镇中的各色人等与农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精神血缘联系（准确极了！），而这被

两支态度互异的都市作家注意到了。“一支作家透过白大褂、将校呢、中山装甚至西服革履，抓住了一颗掩藏其下的农民灵魂，对其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另一支都市作家却对旧日的一切充满了留恋与叹惋”，对那些“快要消灭，或濒临式微、绝迹的命运”的“中国都市中具有浓郁传统文化色泽的人与物”，“他们奏起了一支支委婉的挽歌，来为这些人物和文化送行”。与这两支着眼于都市文明中传统因素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有别的还有另一支都市作家，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现代文明，他们的实绩被管卫中称为“中国都市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小说流”。他醒人耳目地指出，这支作家“必须前瞻后顾，左右开弓，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即一方面他们要以锐气十足的现代意识启蒙国民，为现代文明趟开道路；另一方面又必须警觉现代文明挟裹而来的弊病，以惊醒、拯救被现代物质文明迷醉的国民灵魂。但两条战线并不平行，这一路作家渐渐有了倾斜，现代文明的病灶日益成为他们注目的焦点。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和批判工业文明对人类灵魂的异化，主张人类灵魂回归原始的“向后看”的世界性思潮挂上了钩，不少作家将目光投向西部原始文明，现代原始主义文学在中国出现了。

也许我已经不很准确地勾出了管卫中君这部书稿的大致理论框架了。这是一个大工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历史批评是这一工程的两根理论支柱。

这么些年，引进新思潮、新方法、新学科很热，可惜浅尝辄止者多，装点门面者多，而扎扎实实地习武者少。管卫中不同。他弄的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硬功。西部文学（小说）研究现在不热了，冷了，冷得如青藏高原上的冻土带。冷的也就是硬的。他的研究是硬碰硬。

之所以是硬碰硬，还因为他面对的几乎是中国80年代的整个文学（小说）世界。研究西部而又不止于西部，这是需要大眼光的。对8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总体把握，殊非易事。从伤痕文学说到寻根文学，从革命现实主义说到新写实主义，从“晋军”说到“湘军”，这都是人们熟知的套路。管卫中不取此道而另辟蹊径，勾出了不同于别人的另一种格局。他所做的实际上已经是文学史的断代研究了。我相信将来的文学史家一定不会忽视他在这一领域所作的探索性贡献。

我明白，管卫中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绝非偶然。十来年前他在西北师大中文系念书时我曾在他们班兼课，但那时并不认识他。毕业后他去做了编辑工作，我们共事。开初他对诗歌兴趣较浓，于诗坛脚步颇多关注，那方面全编辑部没人能超过他的。他独身编成的那本供内部参考使用的《部分青年诗选》即是证明。后来我发现他的兴趣有些转移，渐渐钟情于小说。编务之余与他闲谈小说，时有所获。以后我就常问他近来有什么小说可注意的，由他提供线索作我的导读，免得胡读乱看浪费时间。他不但

读得多，且善思考。那时他负责处理“文艺现状的考察与研究”等栏目的“宏观”稿件，我从他写的审读意见看出，他是极用心的。我相信，那一段的编辑工作虽然辛苦，却也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编辑有学者型的，记者型的，作家型的，他属于学者型。这次读他的书稿，我除敬佩于他的视野开阔、思路宏大外，对于他那条分缕析的功夫，也有极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徐星、王朔，既肯定他们在剖露现代都市病灶方面“别具只眼”，更指出他们的反规范、反文化缺乏很深的思想根底，“所以这一支小说写到后来，顽主们的挑战姿态已经类乎于表演了”。读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他将这一路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称为“准现代主义小说”是有根据的。又如讲西部小说的两大基本思潮，他在阐述了这两大思潮是被西、北部文明的两个面、两个基本特征所规定的这一论点之后，又几乎逐个地辨析了一系列西部作家的艺术个性，然后将他们分类归流，认为属于现代原始主义的有“主将”张承志和“左、右两副将”杨志军、邓九刚以及与这三位思想旨趣较为接近的“前现代”作家群：肖亦农、赵光鸣、李本深、高建群等；属于反蒙昧思潮的有张贤亮、陆天明等。他还在这两大主潮之间划出了一个“第三代本土作家群”，认为这一群是以柏原、张弛、扎西达娃和阿克拜尔·米吉提为代表的。他告诉读者，这一群作家在感受和审视西部时有他们“特殊的眼光”，他们看到的蒙昧不同于张贤亮、

陆天明、肖亦农等这类流落到西部底层的内地都市人眼中的蒙昧，因为“西部是这些作家的家乡”。张贤亮等笔下的男男女女（郭嗝子、海喜喜、黄香久、马缨花等）是柏原、张弛这些本土作家的“父母兄妹、叔婶姨舅、乡党朋友”。他们对故乡是“既深怀感情，又深怀忧思”。他们与张承志那种站在特定背景上“把西部当作一片理想的净土的眼光”也不同。他对张承志尽管极为推崇、激赏，却也深中肯綮地指出，“说到底，张承志们是站在理想主义的基点上，半真半幻地看西部”，而柏原们“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真真切切地看西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从这个不同中，管卫中发现了柏原们尚未充分发挥的潜在优势：“他们看到了张贤亮和张承志们没有看见或有意回避的那两个面：艰辛初烈与蒙昧野蛮”，而这又铸就了柏原们这一路作家的群体色彩：“故土的忧患”。对于这一群作家，中国批评界尚未给予够格的注意，令人不免遗憾。幸好有管卫中在，他将这一课补上了，而且补得有分量。

我与管卫中相识10载，共事六年。分手以后时有书信往还，知道他对西部文学仍继续埋头研究，孜孜以求，不肯罢手。如今他将这部书稿寄我，嘱为之序。我答应了，因为我想先于别人就作他的读者，以填补这三几年失却促膝谈文机会而留下的一段精神空白。他孤身留在我很熟悉的那片废墟上，但没有趴下，且卓有建树，这使我很感欣慰。他还

一如当年那样保持着含蓄的桀傲不驯，读出了这一点，心头又不免掠过几分忧思。他在走他的路。笔到这里，蓦然想起那年夏天他只身赴藏的事。面向喜马拉雅走去，他忘记了孤独。

余 斌

1991·9·20，昆明大西门外。

目 录

总序	《论丛》编委会	1
序	余 斌	5
引言	西部小说不是地区性小说	1
第一章	中国大陆先后出现的三种文明形态	5
第一节	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和落后的西、北部游牧文明	5
	〔中亚腹地与中原地区地理自然环境的差别〕	6
	〔中原农耕文明和西、北部游牧文明的先后发生与发展〕	12
	〔中原农耕文明的持续发展与中亚腹地游牧文明的缓慢挪动〕	16
第二节	中国大陆的都市文明	21
	〔传统型都市的基本特征〕	22
	〔传统型都市向现代型都市的逐步蜕变〕	25

第三节 当今中国大陆上的文明分布 图景·····	27
第二章 文明衍变背景上的社会、文艺思潮·····	29
第一节 对农耕文化的两种思绪·····	31
〔都市文化向农耕区的渗透和文学的反应〕·····	31
〔对农民文化的反省与批判〕·····	38
第二节 都市小说中的两种现代主义思潮·····	50
〔冷峻的审视与迷茫的怀旧〕·····	50
〔都市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	55
〔投向原始文明：现代原始主义文学思潮 在中国的出现〕·····	79
第三章 西部：原始文明的象征·····	93
第一节 西部文明两面观·····	93
第二节 西部文明的现代审美价值·····	94
〔在现代原始主义作家眼中大放异彩的中 亚腹地〕·····	94
〔现代原始主义小说重心的转移〕·····	96
第三节 张承志精神现象分析·····	97
〔张承志的精神发展轨迹〕·····	98